

齡官之癡

文：王兆貴

在《紅樓夢》中，賈府為迎接元妃省親，派賈薈到姑蘇採買了十二個女孩回來學戲。這些女孩的藝名，都帶有一個「官」字，合稱紅樓「十二伶官」，同「十二金釵」、「十二丫鬟」、「十二小廝」、「十二家人」等類似，被看成是紅樓夢人物的又一系列。伶人稱「官」，最早見於詩經，用以專稱樂官，後來泛指宮廷藝人，元代以降，包括民間在內的戲班演員，統稱「伶官」。

在這十二個女孩中，齡官戲份最多，形象也比較鮮明。齡官正式亮相於第十八回。書中寫道，元妃看完四齣戲後，感覺齡官演得極好，令太監到後台賜賞，並點她再演兩齣新戲。梨香院總管賈薈，年齡不大，心機倒是有一些。為討貴妃娘娘歡心，提出讓齡官出演《遊園》和《驚夢》，齡官認為這兩齣原非本色之戲，執意不肯串列。這段描述，將齡官率真的個性初步表現出來。雖然有些任性，卻並不矯情。

戲子這個稱謂，過去一向為人歧視。齡官被買來學戲，也是情非得已，內心底處並不樂意。那天齡官病了，賈薈為逗她開心，花了一兩八錢銀子，特意買了個會銜旗串戲的雀兒，名叫「玉頂金豆」，並演示了一通。眾女孩都說有趣，唯獨齡官冷笑了兩聲，賭氣睡去。賈薈陪着笑臉問她好不好玩，齡官說，你們家把好好的人弄了來，關在這牢坑裡學這個還不算，你又弄個雀兒來也幹這個，分明是打趣我們，還問我好不好。賈薈聽了慌忙賭誓說，自己並沒想到這上頭。說着就把雀兒放了生，將鳥籠也拆了。這段描述真摯又生動，將齡官不屑為人作戲的心性刻畫得非常透徹，也為她的癡情作了人格上的鋪墊。

齡官的第二次出場在第二十二回。寶釵過生日那天，免不了要擺宴唱戲。賈母尤為喜愛那個扮小旦的與一個演小丑的，散場後就讓人把他們帶進來，細看時益發覺得可愛。那個扮小旦的正是齡官。鳳姐笑着說，這孩子長得活像一個人。那個年代，將世家大族中人與戲子相類比是犯忌的。在場的寶釵、寶玉等心知肚明，生怕唐突了林姑娘，只是笑笑不肯說破。史湘雲性直，介面笑道，倒像林妹妹的模樣兒。聽了這話，眾人留神細看，都笑了起來，說果然不錯。齡官這次出場，並未出聲。其形象如何，也沒有具體描述，但從旁觀的眼神裡，我們想像得出，齡官是個可爱的小美女。

齡官的重頭戲在第三十回。且說寶玉與黛玉、寶釵發生口角後，自覺無趣，便從賈母那裡退了出來。時值盛暑，人家多半都要歇晌，在在沒個去處，輾轉溜達了一圈，還是回到大觀園來。當他路過薔薇花架時，隱約聽到對面有人在哽咽，就隔着籬笆洞兒悄悄一看，只見一個女孩子蹲在花下，手裡拿着根鉛頭的簪子，一邊在地上畫着，一邊偷偷流淚。寶玉心想，難道這也是個癡丫頭，又像顰兒一般來葬花不成？細看之下有些眼生，倒像是學戲的女孩子，又認不出她是哪個角色。只見那女孩「眉蹙春山，眼顰秋水，面薄腰纖，嫋娜婷婷，大有

林黛玉之態」。這一行文字，就把前番齡官與黛玉相貌的比對具體化了。

因不知就裡，寶玉沒有馬上離開，只管怔怔地看着。那女孩雖然用金簪畫地，卻不是掘土埋花，而是在地上畫字。寶玉循着她簪子的起落，在手心裡一一比劃開去，卻原來是個「薈」字。奇怪的是，她畫來畫去，既不作詩，也不聯句，而是一個接一個地畫「薈」字，數來已有幾十個之多。一個癡癡地畫，一個癡癡地看，局內人與局外人癡迷到一塊去了。所以，這一章回目的下聯就叫「齡官畫薈癡及局外」。齡官是唯一出現在回目中的女伶，可見作者對她的偏愛。「齡官畫薈」這一幕，雖然不是甚麼大事件，但在曹翁的筆下，描述得細膩又傳神，至情至性之態躍然紙上，令人心有戚戚焉。

齡官反覆畫「薈」的細節，是內心執着、糾結的潛意識外化，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宋代詞人張先的「心似雙絲網，中有千千結」，是這一名句的生動寫照，說明她对賈薈的依戀已經到了無法排遣的程度。正因為如此，她的心再也容不下第二個人。寶玉聽說齡官《牡丹亭》唱得最好，這一天閒得無聊，便來到梨香院，想讓齡官為他吟唱一番。進到院來，寶官、玉官她們都在，見寶玉來了都笑嘻嘻地讓坐，唯獨齡官躺在自己房中文風不動。寶玉同別的女孩玩耍慣了，不拘禮數，狎昵無羈，就近前來陪笑，央她起來唱一套「鬪晴絲」。誰知那齡官與別的女孩不同，見寶玉靠近她，忙起身躲避，正色說道，嗓子啞了，前兒娘娘傳我們去，我還沒唱呢。寶玉見齡官坐正了，才認出她就是那天畫「薈」的女孩。寶玉討了個沒趣，只好紅着臉訕訕地退了出來。寶官等問知其中緣故後告訴他，只略等一等，薈二爺來了叫他唱，是必唱的。如此看來，「至情至性之人，跡近於癡魔」的說法，確有幾分道理。齡官與賈薈相好，眼裡便只有賈薈。所謂癡情，不過如此。這天地之間，癡情如齡官者，算來能有幾人？

■齡官畫薈 網絡圖片

賈寶玉是個頗有女人緣的公子哥兒，在賈府上下粉絲一大堆，就連清高孤傲的妙玉也敬他三分，還有哪個女子能不肯青有加？沒想到這次到梨香院來，卻遭遇了白眼，可見齡官這個小女子真的不同一般。這也給了寶玉一記當頭棒喝，讓這個多情種子在校中領悟到，「人生情緣，各有分定」，是勉強不來的。細細揣摩齡官的行止和心跡，她的癡情與泛愛的情癡不同，因未經世俗之風的薰染，齡官身上有的只是純潔和本真。

書若蟬蛻

文：葉輝

波士頓某日記：灰燼與巢

有一年夏天，應邀參加一個讀詩會，手頭上沒有適合的詩作，便譯了默溫（W.S.Merwin）的一首詩去湊興，那首詩題為《灰燼》（Ash）：「森林裡的教堂/ 是木造的」；「信徒在門邊刻上他們的/ 名字/ 跟我們的名字雷同」；「士兵們把它燒毀了」；「另一所教堂建在第一所的遺址/ 也是木造的」；「有木炭的地板/ 門邊寫滿黑色的名字/ 跟我們的名字雷同」；「士兵們把它燒毀了」；「我們的教堂/ 建在其他教堂的遺址/ 是灰燼造的/ 沒有屋頂沒有門」；「世上再無一物/ 說它是我們的」。

木變成炭，炭變成灰，短句裡包孕着悠長的時間，這是默溫本色。默溫一九二七年生於紐約，寫詩、教詩、譯詩，一生與詩結緣。他早年的詩寫得工整而精緻，中年以後，詩愈寫愈短，語言明澈簡潔，最短的一首，叫《輓歌》，只有一句：「教我唱給誰聽」。另一首叫《分離》，只有三行：「你的不在已穿透了我/ 就像線穿過針/ 我的行止都縫上了你的色彩」。前者略帶黑色幽默，後者反常識兼反期待——那不僅僅是超現實，而是穿透超現實而回歸日常生活。

勞特曼（Y.Lotman）在《詩的本文分析》中，把詩的本文視作一個多層次的系統，認為每一孤立字詞的「意義」總是被「多重決定」的；勞氏把詩的敘述話語置於三種「自動行為」的對立面：其一、語言的自動行為以外；其二、常識的自動行為以外；其三、我們對空間和視像認知的自動行為以外。

三種「自動行為」源自日常的慣性模式，「詩的本文」往往生長於三種模式以外，據此，詩的本質，恰恰就是設法脫離現實（語言、思維、感知等範疇的現實），繞過慣性，它的目的地，無論以甚麼命名，本質就是超現實。這些年來，不止一次給友人轉述這樣的一個詩化寓言。

貨倉的樓上鉤着一把牧羊人遺下的雨傘，傘打開了，一對鴿子見了，當是巢，在傘裡生蛋，孵出了小鴿子。小鴿子長大，學飛，倦了回巢，休息夠了，又學飛。

有一天，鴿爸爸對小鴿子說：你學會了飛，可以出去看看世界了。小鴿子飛到很遠很遠，忽然下雨，牠看見地面上有很多雨傘，都是倒轉的，牠害怕了，以為自己倒轉來飛，於是轉個身，背着下面的雨傘，沒料到掉了下去，掉在傘上，再摔在地上，動彈不了……然後鴿子的弟妹相繼學飛，相繼在雨天回不了巢。

鴿爸爸和鴿媽媽都老了，不能生育孩子了。鴿媽媽在巢裡埋怨孩子都不願回家，鴿爸爸說：「那是很自然的事，孩子也有自己的家。」鴿媽媽嘆口氣說：「牠們要飛得很遠很遠，才找到像這裡這麼好的巢……」

這個詩化寓言題為《巢》，大概也是超現實的，出自默溫的散文詩集《房子和旅人》，從灰燼到巢，無非想說明，那不僅僅是超現實，而是穿透超現實而回歸日常生活。



■鳥兒築巢

網絡圖片

文藝天地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詩畫人生（二十七）



奴家名喚繡球
底事惹伊思愁
可是追憶慨嘆
年華不再錦繡

癸巳夏日
素仲並書

是的，我的錦繡年華只在回憶裡。我的錦繡年華，只在舊照片中。

浮城誌

詩意偶拾

金縷曲

謁密雲古北口七勇士墓

文：吳世民

密雲長走矣。憶當年，長城腳下，抗戰激烈。寸土累敵七勇士，千古英雄豪傑。憑弔處、悲情難卸。極目春陽芳草外，蟲國魂、威震扶桑月。驚天地，鬼神咽。

江山染就男兒血。司馬台，殘垣勝狀，倚天新鐵。玉龍騰飛狼煙滅，號角鼓鼙聲切。旌旗蕩、風和暢舞。望斷關河滄桑變，聽金鑪，紫氣盈華闕。再鞠躬，補心裂。

註：1933年，密雲古北口抗戰，國民黨軍隊7名戰士沒有接到撤退命令，繼續堅守冒鬼山抗擊日軍。3月12日，216個日本兵，強攻兩天傷亡100多人無果，最後用飛機將山頭炸平，7勇士彈盡糧絕，用石頭刺刀與敵入血戰，為國捐軀。當日軍發現只有7名士兵時，無不喪膽……敬畏之下，將7勇士集中埋葬，並立牌「支那七勇士墓」。參加協協紀念五一長走活動，仰長城雄關巍峨時憑弔喚醒中華夢，看密雲山鄉新顏毋忘先驅壯志酬。拙詞以記之。

本文作者吳世民為現任北京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主任

文：星池

表達

自一九九五年起，四月二十三日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為「世界閱讀日」，全因許多卓越作家均在這天出生或離世，期盼藉此宣揚版權意識，並向公眾推動閱讀與寫作。文字源於生活，除了是溝通工具，背後還可以呈現社會文化。透過寫作，可以理解世界並明確地表達自己的想法，與人分享。教師引領、研習經典或多試創作皆可提升寫作技巧，但磨練文筆還是必須靠自己。

去年，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籌辦「演後開評——藝評寫作導領計劃」，目標為培育新晉藝評人視視野廣闊的觀眾。觀看流程，主辦方會邀請資深藝評人和學員一起觀賞「世界文化藝術節二零一三：東歐芳華」的節目，涵蓋本地及海外的戲劇、音樂與舞蹈表演範疇。隨後，學員與藝評導師討論兼交流，並於兩星期內提交相關的評論文章。本年三月，學員文章選輯付梓，成果同時上載於該會網

站。細閱由該會經理陳國慧女士在文集所撰的前言，當中提及一些值得反思的課題，如分析事情和歸納觀點的能力須加強之外，特意談及語文能力普遍下降，影響藝評發展的現實。

觀賞表演，把感受和分析經沉澱後，轉化為文字，在情理之間及嚴覈之中，掌握尺度，反覆修飾，以至能精準表達觀點，實要有一定的語文能力。猶記得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二零一二年曾辦「專業藝評的四節必修課」，其中一節是特地講解評論語體及藝評的語言。除了有意撰寫藝評的人，觀眾一旦對演出產生深刻感受及獨特看法，不得不抒發，也要有一定的寫作基礎，方能成文。

儘管從沒立志當作家，未有意慾進行文學創作，也應把握基本的寫作技巧，畢竟，語文不離生活，且連繫世界。恆常閱讀，嘗試寫作，待有天被身邊萬物及所遇人事觸動後，即能清晰地把自己的世界以文字表達。

試筆

理想的未來英華校園

文：陳瑩影（英華女學校）

英華女學校，一所有逾百年歷史的女子中學，位於半山羅便臣道的校舍也飽經風霜，因而踏上了重建的道路。先撇開重建計劃書的掣肘，讓我來說說我理想的未來英華校園。

我理想中的英華校園由兩座大樓——主教學大樓、室內運動場、禮堂及圖書館大樓（副教學大樓）組成。兩座大樓由一道天橋連接，校園總面積約五万平方米。

主教學大樓樓高二十層，第一至六層是各級的課室，配備先進的高科技教學設施，如：高清投影機、實物投影機和電腦等，迎合現今世代教學的不同需要。

第七至十二層是特別課室，如：音樂室、電腦室、綜合科學實驗室、化學試驗室、家政室、多用途室及英語室等。音樂室一共有兩間，配備新穎的電子五線譜板，最基本的鋼琴及套鼓等樂器，方便老師進行多元化教學。而三間電腦室合共有超過一百二十多台電腦及三台影印機供同學使用，收費需合理，不應賺取同學分毫。三間電腦室的開放時間為星期一至六早上七時三十分至下午六時，方便同學在校使用電腦搜集資料及做功課。

豆棚閒話

聰明楊修的職場誤區

文：田野

楊修是東漢末年傑出的文學家之一，以學識淵博、才思敏捷著稱。然而，楊修在職場上並非一帆風順，最終還因為工作而殞命。聰明絕頂的楊修緣何會在職場滑鐵盧？這與楊修的四大職場誤區有關。

楊修學識淵博，才華橫溢，就連曹操也自嘆不如。因此，楊修成為曹操幾個兒子拉攏的對象。曹丕與曹植的願望更為強烈，他們都想讓楊修來自己的「公司」效力。對於楊修來說，選擇「公司」就是選擇前途，其重要程度可想而知。那時候，曹操喜歡曹植，於是，楊修看見曹植「公司的表面繁華，忽略了曹植愛喝酒、性格張揚的潛在危機。最終，楊修選擇了曹植，放棄了曹丕這支「潛力股」。選錯人，進錯門，這是楊修的職場誤區之一。

楊修是丞相府的主簿，掌握了重要文案。以楊修的才學，幹這個工作可以說是小菜一碟。但是，楊修的紀律觀念也不強，常在工作時間外出喝酒喝茶，以文會友。但曹操的每次召喚，楊修卻能按時到達。楊修很奇怪，便派人去調查。原來，曹操每次外出，都安排自己的書童呆在辦公室裡，一接到曹操的命令，便快馬通報。曹操得知事情真相，非常厭惡楊修。紀律散漫、善做表面文章，這是楊修的職場誤區之二。

楊修有才，眾人皆知。但是，楊修卻不把自己的才華用在工作上，而是用在揣摩領導的心思上面。曹操在花園的門上寫了一個「活」字，楊修便知道曹操嫌花園門太大；曹操在一個



■楊修踩中四個職場誤區。 網絡圖片

禮品盒上寫了「一合酥」，楊修便拿起來分給眾人吃。最最讓曹操不滿的是：曹操想考考自己的兒子，可是，楊修卻把曹操的考題猜了一個八九不離十，還寫出標準答案，讓曹植在考場上弄虛作假。謀人而不謀事，別說曹操不喜歡，就是現在的公司老板也不會允許這樣的人存在。此其三。

楊修的第四個職場誤區就是集體意識不強，缺乏團隊精神。曹操與蜀國交戰，進不能勝，退又怕人恥笑，因此，傳下「雞肋」口令。楊修聽後，便讓自己的部下收拾東西，並說：「雞肋食之無肉，棄之無味，丞相即不可退兵！」楊修既然能預測結果，何不在會議上提出？或者單獨當面向曹操進言？楊修不僅沒有這樣做，還到處傳播預測的結果，可謂是會上不說，會後亂說；當面不說，背後亂說。對於這種沒有團隊精神和集體意識的人，縱是水平再高，本領再大，也沒有哪位老闆願意重用。因此，忍無可忍的曹操最終下令殺了楊修。

選錯人進錯門，做表面文章，謀人而不謀事，缺乏團隊精神，這是楊修在職場上的四大誤區，至今仍值得人們反思。